皇明史竊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六

開平王世家第二

東莞尹守衡著

開平王常遇春字伯仁定遠人長身白皙有膽力猿臂善射元末群盜起躪江淮間盜魁劉聚得遇春愛之使爲什夫長有所攻剽遇春敢力深入必剋獲而歸聚令常護左右而遇春耻事之以爲聚群盜雄耳無足與計天下事者去之困臥田間夢金甲神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且至遇春寤適見太祖騎從至遂與其徒屬數十人來歸太祖得遇春喜甚然以遇春暫困厄有主者久

嘗自去既兩月太祖誓師渡江遇春請爲前部先鋒太祖弗予懇請再三不肯遇春泣下太祖終勿使第語之曰汝且從予渡江俟克太平委身事予未晚也比抵采石元兵陣于磯上聯舟磯下三丈許將士相顧莫敢先遇春乘小舸後至太祖麾之前遇春挺戈大呼一躍先登元兵盡靡遂拔采石取太平太祖乃以遇春爲總管府先鋒從守禦遇春自幸得事太祖得所歸委心效命明年元中丞蠻子海牙屯采石扼太平遇春擊走之守溧陽從定建康先登從徐將軍下鎮江攻毗陵毗陵八

圍達牛塘遇春至而解陞統軍大元帥克毗陵陞中翼大元帥國寶國傷矢而還尋擊吳師馬馱沙取之別將下池州陞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從取婺州轉鎮國上將軍同僉書行樞密院事協僉院胡大海守婺州衢與婺隣守將宋伯顏不花多智術太祖蚤慕遇莫誰何付遇春遇春圍擊兩月無虛日窮伯顏之技克之陞僉院陳友諒陷安慶從徐達攻安慶拔其水寨友諒佯陳船援安慶而夜襲池州遇春知之伏擊九華山下大破之俘斬萬人從擊陳友諒龍灣陞江南行省參知政事從

取安慶破江州還守龍灣吳司徒李伯昇寇長興擊走之已而池州叛卒羅仲賢據神山與吳遇進擊斬之殲其黨從擊吳將呂珍安豐拔壘先登元將盧州左君弼等以兵至助珍復迎擊走之因遂與徐將軍移薄廬州陳友諒寇南昌乃解廬州圍還救與漢兵大戰鄱陽湖漢將張定邊入犯太祖舟太祖舟適膠爲所厄遇春射定邊一矢卻之火攻漢軍所燔敵艦爲多漢軍死者過半友諒懼退保鞋山欲還走時我軍亦多亡失氣稍奪欲縱之同俞通海請出湖口邀之遇春然之遂獨趣

舟出江控上流爲諸將先諸將從之竟殲友諒留攻武昌漢將張必先自岳州來援遇春以五千騎逆擊擒之必先漢相張定邊弟也遇春縛徇武昌城下定邊遂奉其主出降漢平太祖爲吳王以遇春爲中書省平章政事其秋復從徐將軍取廬州別將平臨江討熊天瑞贛州天瑞爲故漢堅守不肯下太祖不欲誅殺其民遣郎中汪廣洋諭遇春因撫之天瑞乃降天瑞養子田元震遇遇春操鐵撾格擊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贛降言太祖用之遇春下贛不殺一人太祖手書褒諭曰予聞仁

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予甚爲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諸將軍其益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頒賞將士布帛文綺遇春前至南安復遣偏師南度庾關降下雄韶二州皆漢地還軍出下安陸及襄陽其年冬復與徐將軍出定兩淮遂副大將軍往討浙西與吳師大戰毗山斬將二人禽僞參政黃寶襲獲其親軍赤龍船破昇山六寨遂下湖州從至姑蘇姑蘇圍久未下士誠自出山塘襲我遇春見之

謂驍騎將軍王弼者曰軍中皆稱爾爲猛將爾能爲我
取此乎弼馳鐵騎揮雙刀疾擊之遇春乘之士誠走陷
沙盆潭破平江縛士誠加授平章軍國重事封鄂國公
太祖曰常將軍吾之尉遲恭也封之如其國遇春貌
絕力常言將十萬衆可以橫行天下然往往輕敵太祖
以爲戒有事則副大將軍行年差長於大將軍二歲顧
善守大將軍節制無敢異太祖即皇帝位秩加上柱國
皇太子立兼太子少保洪武元年副大將軍北定中原
河南守將脫因帖木兒將兵五萬迎戰洛水北遇春單

騎出營之洛北軍中二十騎横槊出應之遇春一矢射其前一騎殪之餘騎皆遁走大軍乘之洛北軍大潰上幸汴梁召見勞曰將軍與大將軍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勞苦而功高乃爾乎遇春頓首曰皆賴陛下威德臣等奉遵成命得效驅馳臣之幸也受詔與大將軍克元都略定保定中山真定擴廓聞元亡兵出鴈門闗制故都遇春西會大將軍柳亭擣太原擴廓還自救遇春語大將軍曰我騎雖集步兵未至不可以戰若以精騎夜刼之必得志焉大將軍從之大敗之追奔至忻州

下大同平河東轉從大將軍奉元下鳳翔元也速遁州上召遇春東還禦也速因發步卒八萬騎一萬以偏將軍李文忠副之使自北平往擣元君開平破之元君復北竄遇春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平章鼎住等得軍士萬人車萬輛馬牛羊亡筭師旋次柳河川以疾甍年僅四十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開平王謚忠武賜葬鍾山明器九十事上語史臣宋濂曰朕開拓之功遇春十居七八卿其文諸豐碑功臣廟侑饗太廟位皆亞達洪武

元年皇太子立上念王有大功早卒冊王長女爲皇太子妃三年大封功臣長子茂以父功封鄭國公歲祿三千石予世券二十年茂從宋國公出征納哈出驚潰虜安置龍州卒無子弟昇紹爵二十一年改封開國公靖難兵入昇與魏國公分道血戰文皇宥不誅昇卒子繼祖繼祖卒六子長子寧寧子復弘治五年詔錄太廟元祀功臣後曰此其人佐太祖平定天下有大功今其子孫不霑寸祿夷於甿隸朕不忍焉其加恩承祀於是復及李鄧湯三家後皆得爲南京錦衣衛世指揮使復卒子

懋嗣經老子鳳嗣鳳卒子玄振嗣嘉靖十年進劉上言
享太廟并議常李鄧湯四王後十一年吏部會議遂及
文忠俞和皆戮力中原廓清方夏曾不再傳而子孫繼
替歲月彌久莫敢訟功逮我孝宗憫焉下詔錄其裔孫
四人爲錦衣衛指揮使　皇上神聖天啓動遵祖法特
詔誠意伯劉基裔孫世爵又推念四臣之功俾悉如基
議從事廟祖宗崇德報功之仁修聖王興滅繼絕之典
臣等愚昧謂四臣宜世其爵制曰可封常玄振懷遠侯
李性臨淮侯鄧繼坤定遠侯湯紹宗靈璧侯各食祿千

石亭世券嘉靖二十七年玄孫卒子文濟嗣文濟卒子
亂緒嗣
論曰天地閉革開平王獨稱真命之主於群龍野戰之
秋非獨君擇臣臣亦擇君哉首事渡江之日先聲之烈
則已聳于王之舊戈一呼斯武王耀武於孟津隱有以
奪胡元之魄而喪其膽矣至于鄱湖一戰白龍魚困矢
騰于艨艟斛百萬之重閫漢舟燼而大敵亡遡流而下
豈貴詔比曹彬之下江南誡謂王好殺哉夫殺以止亂
此九華之俘所以不勝其雄心而失大將軍之心也而

其後遂能謹守大將軍之節制忠順不失以事其上大將軍推愛重之終始無小間此豈與暗烏䟫溢百夫之勇者等儕哉夫封羽而謚忠武唐尉遲氏宋岳氏併開平而三大將之材當與岳氏伯仲尚書所稱能羆熊之士不二心之臣王誠足以當之

贊曰糾糾開平猛力如虎豈不懷恩必歸其主強漢僞吳席卷以舉長驅入燕光復中土錫胙疇封以開鄂渚允矣死戎赫然威武位亞中山血食千古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七

岐陽王世家第三

東莞尹守衡著

岐陽王李文忠字思本盱眙人乳名保保母太祖之姊姊也保保年十二母卒淮南北盜起父貞携保保東西竄匿幾罹鋒鏑數矣賴有天幸及聞太祖起兵滁陽間關携至太祖見保保喜泣下保保前牽太祖衣亦泣太祖曰人言外甥見舅如見娘果然又喜又泣下命太后子之是時太祖未有皇子見垂稚之有材勇者多蓄而子之於是稱之爲保兒從姓朱太祖之兒子文正先是

同奔避亂與太祖相失及是亦來歸因令保保兒從皇姪行子文忠延師誨之而保兒頴拔能講誦書史又旁習孫吳兵法太祖一日取所業聽之喜曰是亦可矣嘗於馬上習之從渡江以舍人從廖永安下池州驍勇爲諸軍冠時年僅十九明年戊戌從策孤軍攻下青陽石埭太平旌德四下邑取元樞密院判阿魯灰於萬年街遂破苗獠于於潛昌化士卒爭共取輜重文忠念士卒飽且驕無鬬志乃悉聚而焚之曰是區區何足惜若能樹功破賊立大富貴少此乎身帥將士進次淳

壘輒降其衆會鄧愈胡大海攻下嚴州承制署德興翼元帥府授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兼領元帥府事張士誠將攸苗獠之衆水陸並至文忠輕兵先出陸道逆擊所斬馘載以筏放中流而下下流苗軍見之皆夜遁苗帥楊爲士誠襲殺苗將蔣英劉震等遂率其屬三萬衆來請文忠降其衆太祖出定浙東明年文忠與胡大海會兵進取諸全二月吳人來侵嚴州文忠大破之于碧溪塢四月吳兵復至大浪灘又破之于脊口遂克分水進行樞密院同僉是時浙東諸郡胡

大海守婺州耿再成守處州先是來降苗將分屬兩州四載矣於是糾戕其主帥同日反二州亂文忠聞亂急馳婺賊已出走降吳屬兵再成子天璧攻處州入之處反賊乃伏誅太祖乃以文忠爲左丞開省嚴州總制嚴衢信處諸全軍馬諸全守將謝再興常私遣人入杭通市太祖知之怒因遣參軍李夢庚往代再興還再興遂執夢庚降吳文忠乃與諸將議曰諸全浙東門戶諸全不守衢處不支矣別築新城五指嶺承制以大海子胡德濟爲浙東行省參政守之文忠方築城將再興挾

導吳人寇東陽寇浦江寇義烏連兵撓我版築文忠兵出左右應輒左右却之城完吳將李伯昇兵號六十萬頓至城下城堅而不可拔自潛去太祖以文忠捍衛有功陞右丞明年伯昇復兵二十萬挾再興再至又別遣兵出烏石窺建德文忠聞而笑曰此烏石兵綴我耳新城不保嚴其旰食乎乃令指揮何世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夜啣枚走新城至則止壁龍潭時敵壘相連十餘里德濟請俟大軍文忠曰君不聞昆陽淝水之戰乎安俟衆而是日耿天壁援兵自括至軍益振文忠申

令軍中曰師之勝負在曲直不在衆寡我國家何負于敎人虜乃挾之以日夜生釁于我爾等尚效死斬刺敢有否鹵獲而不用命者戮以狗又仰天祝曰願天佑社稷徼臣不敢愛其死以縱敵策馬横戟先卒敢死士數十騎馳出敵後衝其中堅殺數人人人自駭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德濟又出城中軍夾擊之呼聲震天斬首數萬盡燔其壘血流膏草青原爲赭太祖大軍未及發而捷書至矣太祖大悅賚以名馬金帛明年大將軍討姑蘇遂屬文忠下[illegible]過桐廬富陽皆爭來十獨

餘杭以謝再興子五人拒守諸將怒欲屠之文忠曰一三豎子逆命耳百姓何辜及城拔民得不屠杭州守將潘原明使負水郎方彝走轅門謁曰天兵如雷霆當者虀粉杭城生齒百萬兩月絶王人人震恐明公布宣德意勞來安集閭閻之民骨肉完聚雞犬亦寧人人大悅曰王者之師也皆恐來晚守臣以爲民情如此天意可知使彝頓首請命文忠曰兩軍未交而遽請降毋寧緩我乎彝曰杭民寔望明公生我敢逆頹行若待兵臨城下急亡及已文忠納其言欵接遣歸下令軍中毋入民居

入有常刑有卒藉炊民釜礫以狥原明封府庫奉圖籍執蔣英劉震出降加浙江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徙守杭復姓李洪武建元奉詔往撫閩溪未定諸寨二年以偏將軍副常將軍北破元君開平常將軍甍于師詔總其軍徃從大將軍取慶陽時元君北屯昌州使脫列伯冦大同文忠至太原大將軍已拔慶陽文忠因語衆將曰上命我與若等汛掃殘衆餘黨大同民朝夕急今移慶陽之師援大同庸非上意乎遂從代出鴈門至馬邑禽游將一人至白楊門禽黠虜四大王一人至大同阻河而

軍脫列伯帥大軍渡河挑戰文忠與碎嘉奴先使一軍
殊死當虜不可破度虜幾殆分左右翼出擊縛脫列伯
而歸三年進征虜左副將軍與大將軍分道北討出野
孤嶺下興和破應昌元君已殂元太子北走獲元孫買
的里八刺暨后妃諸王下僚下冊等其文人封功臣上
以文忠應昌功最大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
榮祿大夫右柱國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同知軍國
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父貞初以長公主貴為駙馬都
尉後得特進稱公四年守撫州五年以左副將軍總

東道兵北至土剌河大敗虜衆海其明年出朔州又明年總三道軍一出白登一出三不剌一出順寧陽門凡俘太尉一人平章二人國公承旨各一人王妃一人斬將七人宗王一人司徒平章各一人知院一人文忠六出沙漠所下州郡皆完保人職方下十年往將河岷臨鞏等處城池軍務并與西平侯協理洮州衛事其秋召還掌大都督府十六年兼領國子監事時太學初設學徒衆又多貴游子弟教尼不行上以文忠勳臣親甥且儒士特令兼助紀綱文忠　日見上頗言宦官太盛非

夫子不近刑人之義上大怒曰若何知若欲剪此曹何意誰授若也文忠故多門下士上疑客教之文忠退就舍客姬櫝牖下數矣文忠念以肺腑觸上怒大驚悸遂得疾何日而薨年四十六上悲怒殺諸醫及侍者百人贈岐陽王謚武靖賜葬鍾山之陰侑享太廟功臣廟皆位遇春下父貞十二年忠子贈隴西王文忠幼子於上又多人勤事上最小心出入大內上所嘗幸地不敢躡過名士喜招納上心故弗善也竟以此隕子景隆洪武十九年嗣爵上下詔曰爾其監前人之失戒慎之毋沈

曰拗御勢君子以爲徵詞於予增枝景隆少奉文忠教繇諸生用與天台方孝孺善侃襲爵進掌左軍都督府加太子太傅述文君仲位與魏國公以元勳子並見倚任而增枝亦屢遷至左都督靖難以起代耿炳文爲征虜大將軍擣北平文皇入國乃迎戟進太師增祿千石嘗埒洪成二公天子雖外示崇重而心恨之諸功臣咸扼腕謂彼以刃剸我而今以降虜踏我上共媒孽景隆與弟增枝等蓄養亡命謀不軌革爵沒其家絕食旬日不死始稍稍給食至永樂末年竟以陳餒卒國除弘治六

年詔玄孫璆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璆卒子瀚襲瀚卒子性襲嘉靖十一年改封臨淮侯襲卒子叔沂嗣侯沂卒子廷竹嗣廷竹卒子言恭嗣言恭好文學

論曰岐陽王以貴戚之少年遂能感會風雲翼扶王運撫有浙東之地以建方面之號亦足以占一統之業成矣天下既定申戚絕漠元之後嗣妃王咸歸漢組犁庭掃穴魄散魂奪所比大將軍功烈又幾有踰於此者乎至于省躬交士恍禮敦詩彬彬乎有儒者風詩稱文武吉甫庶其近之矣帝肺腑之親兄之子獨大都督文正

嫡之子獨岐陽王而大都將不善居勳父子以廢徙而
高帝念之不絕其國蓋二百年而尚尚猶故也岐陽王
不再傳而廢歷數世始受爵臨淮以今視昔庶幾不失
高帝遺意哉
於仁帝乙歸妹乃產岐陽卓矣岐陽英武風草作鎮於
旅嘐虎是將擒梟下雄斷臂扼吭北逐亡制至于應昌
名王閼氏纍纍款降振旅數文禮讓輝煌於彼山河百
世寵光

寧河王世家第四

東莞尹守衡著

寧河王鄧愈字伯顏虹縣人愈父順興元亂聚鄉里少年據臨濠自保愈年僅十六每戰輒先鋒父與元兵戰死兄代之尋卒衆共推愈愈不聽自率徒屬走滁陽來歸時年十九太祖見愈年既少貌又魁梧遂授管軍總管北取群將從渡江克太平從徐將軍會陳埜先從定金陵與邵成湯昌克黄溪轉攻與吳行軍元帥府元帥守廣德擊鄧元帥轉行樞密院判明年徐將軍克寧國

守城徙守宣城宣初來附尋叛去愈至宣爲撫綏宣人無貳明年秋胡大海攻拔徽州又徙守徽元使苗軍十萬至徽攻愈愈與大海分出擊大破之而婺源縣祁門諸屬縣聞之皆下焉遂與大海引兵會左副都指揮李文忠由昱嶺關出遂安進取嚴州遷同僉復與李文忠協戍嚴州行略淛西入破其兵關林徐壽輝將鄱陽宣慰于光怒友諒之弑其主與右丞余椿共逐漢將以饒州來降又徙守饒饒瀕彭蠡湖接漢將漢師數至攻却之陞江南行省參政兼僉院總制各翼軍馬愈悉心

招撫餘干守將吳宏初畏愈猜相疑於是遂來親附愈因令宏從兵襲克浮梁取樂平乘夜入撫州撫州帥劉克明單騎宵遁辛丑太祖克江州下南昌又從愈南昌授江西行省參知政事南昌降將祝宗康泰太祖命仍故官以所部從宗泰初不欲降以逼於胡廷瑞常鞅鞅不自得及與愈共事復恥爲愈下廷瑞恐二人有變言于太祖太祖令二人往從徐將軍攻楚果遂叉還破新城門而入愈倉卒以數十騎走數與賊遇從騎被殺且盡愈窘甚跨三馬皆踣最後得養子馬乃得脫奔撫州

門奔還建康以情歸太祖太祖且慰勞之亦弗罪也南昌定復從大都督還守陳友諒忿南昌之歸附于我空國來寇戰艦高與南昌城等文正約束將士乘城守而愈得撫州門最要衝愈晝夜不解甲三月餘太祖至大破其兵射友諒殺之閫始解明年漢亡因與常將軍行徇江西上流未附州郡合兵攻下贛州暨江西右丞是年遇春西下襄陽太祖復從愈爲湖廣平章守襄陽襄陽西接巴蜀南控楚北襟河洛烽火相望于道百姓罷於軍旅太祖使人詔愈曰民猶水也無德於民而威以

刼之猶築隄焉壅之而已常虞其滲也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如彼之爲是隄其民也汝之往也若能愛軍恤民使仁聲義問被於遐邇則人心之歸猶水就下正如穿穴其隄使所聚之水自洩耳用力少而成功多復使襄陽降將張德山還勑愈諭之曰汝材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乃不任其才倘付拙者是可惜也爾歸襄陽善爲鄧將軍招撫山寨餘民俾知所以圖存毋負朕意使都事王天錫往參慕府于書諭愈曰山寨之民不保其所非一日矣汝帥茲土務安其業毋失其心苟

其來降昔嘗爲兵迺籍戎行若本爲民宜歸有司俾安農畝軍人小校悉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汝上鄰於王保保故欲汝謹法度加恵愛使彼脇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就慈母則邊境可寧予無西顧之憂矣愈奉諭撫綏惠孚江漢是時愈年二十八兵興諸大將蚤貴無有如愈與李文忠者太祖爲吳王初建御史臺首拜右御史大夫時左御史大夫湯和討方谷珍愈獨領其臺事洪武元年皇太子立兼太子右諭德是年大將軍經略中原愈以征戎將軍略定江淮迤北州

郡二年以左副副將軍從大將軍出隴右西諭河州土番大酋何鎖南等皆率部來歸命其冬大封功臣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衛國公參軍國事食祿三千石予世券五年授征南將軍出平澧州等處溪洞蠻夷七年同宋國公勝中山侯和營昌侯子興出鎮北邊八年奉勑陝西董兵屯田九年土番川藏邀掠烏思藏貢使十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同知沐英等分兵三道深入其巢窮追至崐崘山俘斬萬計獲馬牛羊十餘萬師還至壽春以疾薨年四十一賜葬

西山贈寧河王諡武順侑享太廟上臨泣曰愈事朕二十二年東征西討勤勞備至歷鎮八州有功無過命宋濂為文刻神道碑愈子四人長鉞羽林鎮撫改封申十八年征江西有功卒無子次銘西安護衛指揮使次鏞旗手衛指揮使女妃秦王銘子源永樂元年乞嗣以年二十為散騎舍人七年征胡有功遂卒源子侹亦早世侹子炳成化十六年乞嗣不許弘治六年詔錄常李鄧湯四王後炳得為南京錦衣衛指揮使老子繼坤嗣嘉靖十年改封定遠侯卒子祖錫嗣卒子世棟嗣

論曰寧河王初雖少年哉白舍烏合之衆赴雲從之會推其志致豈假時馮藉者可得窺其閫乎識時務者在俊傑洵哉一代之英雄也歷鎮八州民無叛側敵人懷附如歸寧獨其將畧長哉蓋兼有君子之行焉儒爵上公帶礪六王而卒以夭死物忌太早殆謂是乎或謂岳帝晩年功臣得夭爲幸竊以爲不然以愈之忠順勤勞雖爲畢萬可也襄陽人至今比之羊叔子曰碑無忘衛國公於乎此豈可以靡辭借乎

贊曰烈烈寧河有燁其聲遇大則功無衛不先始畧江

淮遂平漢沔勃律收虹崑崙回覈中道巷淪八州流啻

皇明史竊卷之第十九

東甌王世家第五

東莞尹守衡著

東甌王湯和字鼎臣濠人郭子興之據濠也和率里中少年仗劍從之爲百夫長徇定遠陞長千夫太祖在子興甥館諸將皆太祖等夷莫肯爲下和長太祖三歲謹執部曲禮太祖悅言子興願得和共事和從太祖攻下洪山寨陞長萬夫從取滁州太祖以和爲管軍總管乙未取和陽奪橋先登從渡江下太平擊陳也先流矢中左臂不爲尼力與諸將破也先太衡之分兵東下溧水從

定金陵同徐達取鎮江陞鎮江翼統軍元帥是年置行樞密院轉同僉丁酉克毗陵鎮守毗陵毗陵與張士誠相接壤和頗好飲有酒過嘗請事太祖不獲乞醉而有怨言曰吾填常州如據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誰能難也上聞隱不發和亦大愧悔士誠再入冦再拒却之繇是不敢窺犯常州癸卯從徐將軍破士誠軍錫山斬其將遷左丞甲辰會擊吳丞相張士信於長興之閭陞平章乙巳擊斬江西劇盜姚大膽取永新還守常州丙午大將軍討士誠和別將下吳江明年克姑蘇遷左

御史大夫和守毗陵十年吳平方召還爲御史中丞洪武
建元立東宮兼太子左諭德是年以征南將軍往討方
國珍國珍既乞降承詔航海下福州破延平生得閩帥
平章陳友定還京誅之九月扈從幸汴梁以偏將軍同
右副將軍馮宗異取懷慶澤潞晉絳二年從大將軍平
關隴三年復從擊王保保定西古城西至察罕腦兒虜
其酋以歸其冬大封功臣封中山侯授開國輔運宣力
武臣榮祿大夫柱國食祿千五百石予世券四年以征
西將軍率諸將入蜀和師以水漲多逗遛蜀平不賞五

年從大將軍出沙漠與虜戰斷頭山敗績六年監甓通州外郛八年移鎮彰德甓彰德城九年與潁川侯友德征延安防邊故元遣臣伯顏帖木兒來請和乃還十年進封信國公加號推誠位特進階光祿大夫勳左柱國歲祿三千石仍予世券初上之大封功臣也謂和等酗多鄉人又以其守毘陵時語忠少次譴罰之使位列侯之上甚之後將居上公之爵待和和功不及友德水忠最上甚惜之然念與和同里閈獨又兆能謹事我于子與所以是故特以上公之爵授之仍叙其功過鐫于誥券

明年巡撫西河州十四年從大將軍北伐下灰山又出
十經理四川永寧塘堠十八年從楚王討平五開洞蠻
還朝乞骸骨歸鳳陽上喜賜寶鈔爲治第尋諭和曰
不小夷屢擾東海上卿雖老強爲朕行視要地築城增
戍以固守備使指揮方鳴謙輔行鳴謙方谷珍從子
以方氏世家東海識倭防故諮之上從鳴謙畫令和
發萊沿海東抵浙凡築五十九城取民於四之一戍之
役興民多訛謡和曰成大功者不計小費任大事者乎
顧細謹閭閻小民敢興浮議沮格國家大事者乎得

單法從之二十年還京明年新第成和率夫人陛辭上見和夫人皆蒼顏皓首大欣悅手勑褒嘉賜和白金二千兩黃金三百兩鈔三千錠文綺四十疋賜夫人稱是之已乃召還諸公侯各還鄉賜賚有差他夫人不與一由是和與諸公侯歲一朝京師朝必有宴賞及道　晉而諸公侯猶不時遣鎮各邊及將兵征討獨和以老得在行而上愈信愛之二十三年正旦入朝中風不能言上驚幸視護還里十月上思之召至即賜安車入殿與謝安而出厚賚之歸二十七年和疾浸不能興

見之復令安車入內手爲摩撫語及舊勞對之雪涕出藏鏹爲先治塋域二十八年薨于里第年七十上聞三日不御朝贈東甌王謚襄武侑享太廟和晚歲用兵數失利然上特托以綜理之任輒効救勳爵遂得與群公等群公嘗上末年鮮令終獨和首請解兵退休深中上心上以是眷念終其身恩禮有加群公莫敢望焉子五人鼎以功至督府僉事征滇南卒贈信世子硯太原中護衛鎮撫鸮燮蚤卒醴積功至左軍都督府同知征五開卒于軍女妃魯王出子晟早世晟子文瑜文瑜子傑

皆病廢不得嗣傑弟倫倫子紹宗弘治中得爲南錦衣指揮使續封靈壁侯紹宗卒子佑賢嗣佑賢卒子世隆嗣世隆督領漕事十餘年加少保太子太保卒子之誥嗣和有曾孫佩緒一豪士也別有傳

論曰東甌乃豐沛之故人酒語雖嘗有失而天子爲之包容美哉君臣之間不有光于舊乎淵冰勳以視列公稍損遜而其後爵上公贈其王賜蕃之錫諸勳舊不敢望焉豈非以縮角用布衣之契故重耶然融令終則乞骸一語有當于帝心也夫以絳侯勃之定策有社稷勳而

煩人主詔乃怏怏之國於乎晚矣夫惟信公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豈不善始善終也哉

贊曰懿懿東鄙龍濟謐定三吳席捲七閩波靜平蜀師還功存不競始冠徽侯終膺九命陰諧帝志釋兵休請幾夫彭英恩踰貴鄧

明史竊卷之第二十

黔寧王世家第六　　東莞尹守衡著

黔寧王沐英定遠人英少孤父隨世逃難母亦故年僅八歲無所歸太祖見而憐之撫爲子從姓朱亦從皇后又正列子名文英與太祖同常寢睡懷中甚見抱愛后亦子之一如其既有太子也年十八授帳前都尉守宣州既二載太祖以爲能轉廣武衛親軍指揮使尋加昭勇上將軍攻廣信廣信壤接東甌湯將軍擊陳友定延平英因攻取鉛山崇安從克延平拔關溪十八寨從守

建寧羨節制延邵時英年已長太祖使歸沐姓罡名英洪武三年召還僉大都督府事明年進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時都督不爲階官而英特授心膂托九年出鎮撫關西十年以征西副將軍副鄧將軍西征土番擁兵至崑崙還封西平侯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仍榮祿大夫勳柱國食祿二千五百石子世券十一年授征西將軍率都督藍玉等出討洮州十八族番酋破斬其三副使等平納隣七站之地數千里請置洮州衛留兵戍之仍還鎮關中十三年總關西兵出逐虜

和林脩元國公脫火赤十四年從大將軍出古北口獲虜四部衆渡臚朐虜一知院而還九月以右副將軍從傅將軍討雲南出羅鬼我師旣下普安英言于傅將軍曰梁王司徒達里麻將兵十萬在曲靖必將以我疲於深入無虞心我及其無虞心也疾趨之必得志焉傅將軍然之晨夜兼程馳至大破其師入曲靖梁王走死滇池其明年復破二龍關克大理脩其宣慰使段世長撫金沙至于金齒先是梁王之負固西南也天子之使再至皆殺之於是始赫然威畜之宋人斧畫之外裔夷君

長以百數咸稽顙而受約束烏撒諸蠻傳將軍已蕩平尋復叛英復親涖其地諸蠻震怖各乃降服師旋上慮爽心多變留英鎮守平緬尋反於定遠東川及烏路者滿矣情反阿赤阿昝再反越州英悉命師往擊盡討定之二十二年入朝上宴之于奉天殿賜朱提文綺且欲為治第鳳陽已而曰予以南詔付汝而予遂無南顧憂予聞汝在南詔山川草木罔是熙頼之不可一日無汝也汝宜亟還英鎮雲南簡官僚興學校平土賦開水利通鹽井正溝洫闢蓁莽分軍而田居食其耕出資以飾鑿

田百萬二千畝軍實克盈卒乘輯睦華夷安豫樂土視
中州矣初高后之薨也英在滇中哭三日不食後聞懿
文太子訃哭失聲飲食皆廢一日出聽事俄仆頃乃
蘇曰吾死矣夫遂以其年六月薨年四十八軍民三日
不市夷人務而請于朝尸祝之上哀之如太子焉歸葬
京師贈黔寧王謚昭靖侑享太廟子四人春晟昂昕昕
尚文皇帝公主爲駙馬都尉春年十七從父征討有功
授督府僉事大臣請且試職上曰兒本我家人畀實授
嘗録四烈山捕蔚州逆黨開釋各數百人二十五年嗣

侯鎮雲南有父風增闢屯田三十萬餘畝三十一年授征虜前將軍進擊平緬叛蠻刀幹孟㒼于軍年三十六諡惠襄無子是年九月弟晟以都督嗣侯時岷王之國雲南與晟交惡上貽書王謂晟少孤不練事毋深責之吾當別飭晟然卒以王他故徙國楚而晟自如建文之自焚也文皇意其匿晟所使使詗察無狀乃已永樂六年以征夷左副將軍副新城侯張輔平定交阯進封黔國公號顯忠輔運推誠宣力武臣階特進榮祿大夫勳右柱國歲祿三千石予世券還鎮雲南亡何交阯再反

上命晟再討之不利卒命輔往而晟亦得論功受賞加太傅最後又友與安遠侯柳升往討升陷沒爲廷臣所論劾上封劾章付晟曲赦之正統三年征麓川以左都督方政軍獨渡江敗沒晟坐不救上遣使詰問晟引愆自懟滇人攝晟父子威信在事之無異人主每片紙下土酋所具威儀出郭迎迓盟而後啓曰此令旨也前後置園墅田業三百所曰吾日食其一足矣晟有子斌斌尚幼嗣公不能將其軍於是晟弟昂以都督同知佩征南將軍印復從定西伯蔣貴等破走麓川夷遷左都督

難封死事之臣而晟得贈定遠王謚忠敬昂卒得贈定遠伯謚武襄斌嗣十一年薨贈太傅謚榮康子琮幼不克嗣於是從兄都指揮璘以才舉為右都督代鎮璘卒弟瓚為都督同知復代之前後凡十五年而琮始嗣公又明年始佩印為鎮守嗣爵凡三十二年遞有平蠻功累勅褒獎加太子太傅弘治九年薨贈太傅謚武僖無子以瓚之孫都指揮誠之子崑嗣廷議崑為昂後昂實西平侯英之子而黔國公晟之弟也晟已無後則崑宜嗣西平侯不得嗣黔國公雲南守臣爭之謂南人百餘

年來昔知黔國公不知有西平侯侯之恐爲所輕非所以定民志而懾夷情也朝廷從之崑得嗣公留鎮平亂山竹箐蠻及米魯亂再命師宗州賊張長受南安亂西那代三賜璽書再益歲祿百石加太子太傅正德十四年薨贈太師謚莊襄子紹勳嗣紹勳薨子朝輔嗣父子皆加太子太傅贈太傅朝輔二子融鞏皆甫齠而殤朝輔之弟朝弼當嗣㞐其嫂於是上疏相訐久之始得嗣而淫惡滋甚且族拒王命詔削其爵以子昌祚嗣且代鎮而朝弼復欲殺其子逮至京錮于南京之故第以幽

兒孝陵初起多畜養子爲心膂之托每郡邑下輙遣出與將官同守蓋二十餘人而昭靖王功最大有徐司馬者揚州人九歲棄道傍上得之名馬兒既長出入侍左右征行守禦有功歷陞都督僉事司馬好文學謙恭禮士大夫浙東河南尤著惠政公暇退居一室蕭然如書而及卒家無餘貲稱賢將云又有何文輝滁人初名道舍歷守宣城潼關成都北平鳳門從征淮東姑蘇福建陝西四川而建寧功最偉征建寧胡廷瑞爲王帥建寧人先詣文輝降廷瑞怒欲屠其城文輝止之曰吾與

公同受命至此爲安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遂止歷官都督僉事世襲指揮使朱文遜者從定江左淮南有功授元帥與花將軍守太平拒漢兵戰死朱文剛初名柴舍從定江左授元帥與耿再成守處州苗帥叛文剛急收兵出戰揮劒斫賊大罵死文遜文剛未詳何許人

論曰雲南非古所稱荒服地哉漢武雖習戰昆明僅置益州莫能全土元裔雖分封善闡而疆宇分裂尚在羈縻夫王馬箠之所麾及書文之所通被直度金馬碧雞

而上之蠻陬夷落以次蓐食一統之規豈不赫然盛哉及坐鎮為藩侯以能卧鼓避亭與文士講論月朔釋菜先師設席府帥集儒生享羔羊宴饗可謂雖在軍旅不忘俎豆者也而獨有馬僻嘗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爻遊僧也猶愛其神駿而畜之吾將也與吾一心不在懿哉今之世保赤社為明藩屏王之明德遠矣

贊曰於爍黔寧威均皇胄豪傑神略機權中秀玉關師出葱嶺衡什移兵佐潁樹績留後六詔稱一百蠻歸湊府開府若君兩殺

皇明史竊卷之第二十一

東莞尹守衡著

誠意伯世家第七

誠意伯劉基字伯温青田人也基虯髯電目初年二十舉元進士爲高安丞秘書監揭奚斯過高安與語出語人曰此魏玄成流也而英特過之旁縣人曾義山嘗謹遇異人授以天文書秘弗傳死屬其子後某日劉基過授之是日基果過得之常閱月尋投劾去遊武林有異雲起西北人人以爲卿雲基笑而大言曰是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之客聞大駭

以爲狂無知之者時慶元方谷珍反海上大張省臣議欲招之辟基叅謀基曰招之在脅從則可方氏兄弟首亂梯禍法當捕而尸諸市元用事者大怒謂基失天子憫念元元至意羈管紹興基自是放浪紹興山水間而谷珍益横不可制盜所在蜂起行省復以都事起基基出爲討平群盜僅從故官稍叙録基憤竟棄官歸隱青田山中嘆曰基聞天之將雨也穴蟻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慮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可蟄之土矣是爲

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吾將奚往哉著書自見稱曰郁離子郁離子之言曰夫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摶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膝摶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三代之民猶以膠摶沙有時而融不渙然離也子孫傳之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復衰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亡道如桀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亦

不亡霸者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其消而釋也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放則散故曰勝天下之道在德大德勝小德小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爲能得群力客有說之者曰今天下甚擾擾矣以公才略據括蒼金華明越可折箠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公因盡江而守之此勾踐之業也舍此不爲攸悠安之乎基曰子知蒙人

乎衣後猊之皮以適墟虎見之而走遂以虎爲畏已也

返而矜明日服而往虎立而睨之蒙人也怒而食之方

谷珍蒙人耳而子爲我效之乎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

及太祖定金華下括蒼基指乾象語客曰此天命也豈

人力耶客亡去基欲遂詣太祖而處州總制孫炎復將

太祖徵命至基聞命遂入金陵見太祖陳十八策太祖

喜曰先生吾子房也五月陳友諒陷太平欲寇金陵太

祖方深念而衆恇擾不知所決或請且降之以待後圖

或曰鍾山有王氣奔據山便或曰決死一戰不勝而走

未晚也基獨張目不言太祖起入內召問基基曰斬降者囚奔鍾山者賊乃可破爾太祖曰先生計將安出基曰如臣之計莫若先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夫天道後舉者勝且宜伏兵以伺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矣太祖善遂用基策大破友諒龍灣太祖以克敵之功賞基基辭不受時太祖雖已定江東稱吳國公而中書省猶設小明王座奉韓林兒基語太祖曰如此當復有項羽義帝之釁太祖乃大感悟立撤之友諒陷安慶太祖自將兵攻之自啓達旦未能下太祖狥于舟中因蒞

可與我取此而夕食者基曰彈丸地何煩王上憂[illegible]
徑拔江州昔日龍江之戰友諒之膽破矣彼行而[illegible]必
得江州得江州安慶可不勞而下太祖曰善乘軍西上
友諒果棄江州奔武昌太祖入江州復屬諸將從
基受策行取蘄黃諸郡師旋遂下安慶具如基語從
太祖江州復下洪都太祖還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
張士誠而緩生謂士誠容遁又多積儲宜先取君為我
策之基曰士誠自守虜耳宜緩圖友諒雄據上游乃心
無日忘我此不宜又繼崇之且其名號不正人心不歸

詢人之心聲其罪伐之可必滅漢滅吳囊中物耳會友諒寇洪都太祖親帥六師往應之與戰鄱陽湖十五日戰方麈基忽起躍大呼手捧太祖急更舟太祖急如基語更舟而前舟敵砲碎矣基請移軍湖口卜以金木相犯日決勝友諒果以其日亡基與太祖行軍數以所秘天文書爲太祖畫方略太祖輒用其言皆奇中多類此及滅取吳收中原出基密謀爲多太祖以基爲太史令尋改爲太史院使太祖即帝位拜御史中丞上戊申大統曆上使章溢定處州七邑賦青田比他邑獨減曰使

鄉里子孫世世頌劉伯溫也上幸鳳陽命基與左丞相
善長居守基因言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
振肅而後惠政可施飭諸御史嚴糾察清釐轂中書省
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僚且素暱之抵基
緩彬獄基不聽獄具馳奏報可會禱雨丞相曰禱雨可
殺人乎基曰周饑克殷而年豐衛旱伐邢而雨斬彬天
必雨遂斬之善長大恚恨上還訴基僇人於壇壝之下
非所以奉承天意上不問基因妻喪遂乞歸瀕行語上
曰鳳陽雖帝鄉然不可都王保保可憂取之未易願留

意甚歸上益思基手詔召基且言彭蠡之戰患難同冊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冊厥不忍昔日之多難基至上大悅贈基祖父皆永嘉郡公且欲爵基基叩首謝曰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上有它事督責李丞相基言善長勳舊且能和輯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忠誠足任此基叩首曰是如易梓然得大木而後可束小木爲之顛矣如臣朽鈍豈堪任此上乃欲相左丞楊憲憲基不可上知基與憲善怪之基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

衡而已無與焉者也憲不然能無敗乎上曰汪廣洋何
如基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上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
小犢將僨轅而破犁矣上曰朕之相無逾於先生基曰
臣非不自知臣疾惡太深又不耐煩為之且孤大恩天
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
其可也三年大將軍出定西孫興祖胡德濟失利王保
保竟走沙漠上思基言兼授弘文館學士其冬大封功
臣進封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
祿二百五十石明年正月賜功臣歸里基遂歸其年進

平西蜀頌上優詔答之八月壬書問基天象基條答以
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也
初基爲上言甌括間談洋地斜爲鹽盜藪方氏因之首
難請置巡司竝其土控扼之諸鹽丙弗便也相率挾逃
戍之卒以叛大豪復爲陰持府縣吏不以聞基令子璉
奏之未先白中書時胡惟庸方爲丞相爭怒曰劉基雖
勳舊已不列於朝班即有陳請安得不先關政府啣之
會上欲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尚書吳雲怵吏誣基
以談洋踞山面海有王氣欲空民居以爲阡冀得志以

嘗冀符民弗與故建立司之策誑陛下窘其人致激變章下政府惟庸坐基不道嘗重辟不問復請逮其子璉亦不問上第手書諭使基知奪其祿伯爵如故基馳入朝見上謝恩引罪遂居京師不敢言歸矣七月上竟以惟庸代廣洋爲右丞相基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其如蒼生何憂而成疾惟庸以上命挾醫來視基飲其藥有石卷于腹中基白上上未深省上念基病乂手勅慰勞還鄉基歸亡何卒基且卒悉匱生平所著天文秘書繳付子璉令俟服闋奏之毋令後人復習之

也遺書勸上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爲政寬猛當若循環

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聯絡封授次子璟

曰胡惟庸方在事上之無患不久必敗敗則上必思我

其時可密聞也上問基死狀使御史李鐸至青田索基

天文書璉奉匱出授使者隨見上上欲官璉璉辭制終

授考功監丞尋出參政江西復爲惟庸黨所脅憤懣卒

久之御史中丞涂節言基之死毒中之汪廣洋知狀上

問廣洋廣洋諱不知上怒貶廣洋十三年上誅胡惟庸

果思基璟出基遺疏上之拜閤門使初基與宋濂章溢

葉琛同赴召舟泝桐江而西荊廬徐舫基友也冠黃冠服白鹿皮裘腰綰青絲繩立於江滸揖基而笑基亟延舫入舟中四人競與談謔甚懽舫語數侵基基不答四人各取冠服服之欲與載同行舫覺之竟辭去舫先爲江浙行省辟避居江皐基出後欲薦起之舫益韜匿莫可跡基卒君子以是重有感於舫也二十三年上益懷基召璉子薦復故封誠意伯加祿五百石予世襲薦封踰年卒子法幼未襲時璟爲谷王右長史文皇帝入國璟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樞子曇曇子祿景泰三

年命錄基後七年詔授錄翰林院五經博士世襲祿子
憲未嗣官卒弘治十三年上用給事中吳士偉言憲子
瑜得爲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九年賜誥曰劉基學爲帝
師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開人言敬輿之謀不忝所學
占事考祥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無
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辭金蹈海之風成功不
居從辟穀封留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貞特贈爾爲太
師謚文成嘉靖十八年刑部郎中李諭言皇上明聖斥
姚廣孝太廟侑享臣鄉人劉基宜侑享高廟世其封爵

如徐達上是諭言下廷議皆言高帝收攬豪傑創造
業一時佐命功臣並執宣翼而帷幄奇謀中原大計每
每屬基故在軍有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基十之
後孫薦寔嗣基爵太祖嘗刀以諭再三鐵券冊書長子世
祿薦嗣爵未幾旋即隕世襲圭棠於末裔委礪帶於空
言或謂後胤孤貧弗克負荷或謂長陵紹統遂致疏嫌
雖一時塗抹傳聞多謬而載書盟府績效具存昔者武
王興滅天下歸心成季無後為善何勸基宜侑饗太廟
其九世孫指揮使瑜宜嗣伯爵伏惟聖明裁定制曰可

基入祀太廟應中瑜嗣誠意伯食祿七百石予世券二
十年瑜卒子世延嗣

論曰世稱誠意幾於子房彼其首陳大計上讚廟謨曾不十年功成一統子房復生亡以過之儻封留之願所酬赤松之遊必果雖有惟庸百問何緣而起徒抱杞憂致茲物議及夫中毒之日下之不自白于寸衷上之不見察於明主晚其逆矣嗟何及矣

贊曰英英劉公早識明諸洞徹千載知來百世人謀鬼謀生天生地力贊安攘默紆真秘定鼎卜洛仰祈天討

稍緋雞切王恩毋替返駕青田遺榮芝楼